灯下同行向远方

■周宇宽 张佳豪

相爱相守

夜色渐深，海军工程大学一间办公室的灯依旧亮着。

海军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陈诚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仿真曲线，眉头紧锁；一旁同为该学院副教授的妻子于炎娟翻看着实验记录，在草稿纸上飞快地写着公式。

窗外是校园静谧的夜，窗内是两个人多年如一日的攻关日常。

有时候，陈诚对着一处疑难点久久不语，于炎娟便知道，他又钻进了牛角尖；有时候，于炎娟捧着教材琢磨半天，陈诚也会把自己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讲给她听。他们俩一个习惯从实践中找问题，一个习惯从理论中找思路。谈起专业上的事情，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

陈诚钻研问题的执着，早在一次基层代职经历中便留下了印记。几年前，陈诚跟随官兵出任务，参与检查埋地接地设施、测量接地电阻变化情况。原本是一项寻常的保障任务，现场数据的变化却让他多留了心。

接地电阻为什么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有哪些影响因素？任务结束后，陈诚把问题带回了学校，不断查阅资料、建立模型、推导公式，试着从现场现象中寻找规律。资料看了一遍又一遍，公式也推了又推，那个在任务中冒出来的疑问，渐渐成了他的研究方向。

于炎娟熟悉丈夫的这个习惯：遇到一个问题，他总想弄明白来龙去脉，只要心里还有疑问，就不肯轻易放下。即使工作暂时告一段落，那个没想透的问题，仍会时不时被他重新提起。

2019年，两人从武汉大学博士毕业后，面临着人生中的一次选择。企业优厚的待遇、继续深造的机会，都曾摆在他们面前。经过反复思考，他们最终携手走进海军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任职。初入军校，两人都在适应新的身份。陈诚投身科研一线，于炎娟则承担起教学任务。白天忙完各自的工作，晚上有了空闲，他们便常常聊起研究中的困惑和课堂上的问题。在那间常常亮到深夜的办公室里，多了许多只有他们才懂的专业话题。

随着无人装备快速发展，能源保障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研究中，陈诚发现，复杂环境下，装备充电端与接收端难以保持精准对接，能量传输效率因此受到影响。如何改善这一状况，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一时找不到头绪，他便把自己的困惑讲给于炎娟听。于炎娟对电磁场理论有着深入研究。听丈夫说完，她翻开那本已经翻旧的教材，重新梳理相关理论，试着从熟悉的知识中寻找新的可能。

能不能利用分形结构改善电磁场分布？他们一人从装备应用中寻找突破口，一人从基础理论中寻找解决思路，各自琢磨了一番，又坐到一起讨论。原本属于不同专业视角的问题，就这样产生了交集。

此后，实验室里常常能看到两人一起推敲方案的身影。参数拿不准，便重新分析；思路需要验证，便通过模拟仿真不断探索。意见不同时，两人各自拿出依据，一遍遍分析，直到把问题理清楚。

研究并不总是顺利。一次仿真测试中，结果与预期出现了明显偏差。陈诚盯着屏幕上的数据，久久没有说话。先前反复推敲过的思路似乎又遇到了关口，他忍不住怀疑，是不是最初的设想就出了问题。

于炎娟没有急着劝他。她知道，丈夫此刻最放不下的，不是一次仿真的成败，而是那个始终没弄明白的问题。她把两人之前的讨论记录重新整理了一遍，将写满思考的笔记放到陈诚桌前。

一页页翻过去，陈诚重新梳理问题，两人再次从最初的设想出发，调整方案、反复验证。经过持续攻关，研究终于取得进展。

两人科研上的默契，也慢慢延伸到了于炎娟的课堂。第一次站上军校讲台时，于炎娟很快发现，自己能讲清楚公式和原理，却未必能让学员真正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岗位上的作用。面对未来将走向部队的学员，怎样把抽象的理论讲得更具体，让他们理解专业知识与装备保障之间的联系，成了她一直琢磨的问题。

一次交流中，陈诚说起自己当年在基层代职时遇到的接地电阻问题。

听着丈夫讲起那段经历，于炎娟有了新的想法。这个曾让陈诚反复琢磨的问题，能不能成为课堂上的一个真实案例？让学员从实际问题出发，再去理解背后的理论，也许比单纯讲解公式更容易让他们明白知识的用途。

随后，她尝试将接地电阻设计、基地电力系统防雷接地保护等内容融入教学，把实际工程案例带进课堂。备课时，她反复琢磨怎样把问题讲得更清楚，怎样让学员不仅记住结论，还能理解结论背后的原理及其应用场景。

陈诚也常把基层调研中的见闻讲给妻子听。那些他在现场留意到的细节，经于炎娟的思考，都有了走进课堂的机会。一个人带回问题，另一个人琢磨着怎样把问题讲明白。两人虽然在不同的岗位，却总能在交流中给对方带来新的启发。

经过不断打磨课程，于炎娟凭借扎实的《工程电磁场》课程教学获得海军工程大学第二十届青年教员教学基本功竞赛第一名。领奖那天，她第一时间把证书照片发给了陈诚。

陈诚看到照片，回复了一个点赞的表情。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郑重其事的祝贺，可这些日子里，于炎娟为了把课讲好，反复修改过多少次教案、琢磨过多少遍教学细节，陈诚都看在眼里。看到妻子得了奖，他自然明白这份成绩背后她下了多少功夫。而于炎娟也习惯了每当有值得高兴的事，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陈诚。

这样的默契，藏在他们许多个平常的日子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也没有刻意说出口的承诺。

夜晚灯下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延续。

窗外夜色渐浓，桌上的纸页又添了新的字迹。陈诚和于炎娟仍在各自的研究与教学中忙碌，是彼此最熟悉的同行者。

穿过风沙的思念

■牟诗琪

岁月有情

生长在和田的我，如今身着戎装，值守在喀喇昆仑。高原的冬，朔风凛冽如刀。静坐在高原营院里，一幕童年的记忆悄然浮现：和田家属院的门口，黄沙弥漫。小小的我坐在矮凳上，目光望向班车驶来的方向——那是我童年里漫长却充满欢喜的等待，等戍守高原、远途归来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位在西部边陲哨所戍守了30余载的军人。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鬓角染霜的老兵，他把半生光阴都留在了喀喇昆仑的风雪里。踏着雪巡逻，迎着风守夜，高原的寒与险，都刻进了他的岁月。

记忆里，和田总有吹不完的风沙。那时，我不懂父亲在高原的辛苦，只记得他探亲回来，总会从迷彩背包里掏出我盼了许久的玩具和糖果。母亲会提前做好他最爱的重庆小面，我坐在一旁，安静地看着他一口接一口地吃。那些短暂的相聚，藏着细碎的温暖，陪伴我长大，成了我心底最难忘的回忆。

我12岁那年的春节，父亲因战备值班无法休假，我和母亲踏上了前往高原的旅途。随着车子逐渐往高处攀升，路边的植被慢慢褪去，直至彻底消失，大地上只剩下无边的白雪。太阳冷清清地挂在高空，刺得人睁不开眼。狂风在车外呼啸，拍得车窗嗡嗡作响，刺骨的寒意透过缝隙渗进车里，让人浑身发紧。我一路的期待与欢喜，也在寒风中冷却下去。

一路奔波抵达哨所，我们终于见到了父亲。他穿着厚实的军大衣，身姿依旧挺拔，只是鬓角白发又多了一些。看见他，我心头一热，激动得上前抱住了他。母亲也缓步靠过来，安静地站在一旁，目光温柔地落在他身上。父亲将我们带到宿舍安顿休整，让我们好好适应高原。

第二天迎来难得的好天气，明媚的阳光扫去我们一路的疲惫。父亲还记得我一直想看界碑的心愿，一大早就牵着我的手走上了巡逻雪道。一路上积雪没踝，寒意顺着鞋底往上钻，每呼出一口气都瞬间凝成白雾，睫毛也凝上一层冰晶，我的手冻得发僵。

“冷不冷？”父亲放慢脚步。我摇摇头：“跟爸爸在一起就不冷。”他笑着指向连绵雪山：“以前和战友翻达坂，路面全是冰。大雪封山时，我们运送物资更加困难。”我仰起脸，问他：“这么难，您为什么还要一直守在这里呀？”父亲看向前方的路，语气平实又认真：“有人守着，边关才安稳，家里才安稳。”

行至界碑前，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青灰色的碑石立在雪地里，被长年风雪磨得纹路斑驳，棱角却依旧端正，像一座沉默的山。父亲伸出粗糙的手掌，轻轻抚摸碑身。那一刻，寒风仿佛都静了下来，天地间只剩一片洁白与庄严，这景象深深烙进了我的心底。

时光流转，我渐渐长大。我一天天看着母亲操持家事、照顾老人，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看着她深夜坐在灯下和父亲通电话，语气温柔，反复叮嘱他注意身体。母亲总爱拿出父亲刚去高原时写的书信，有时会小心翼翼展开阅读，有时只凝神盯着。那些信封被摩挲得边角发软，每一封都工工整整写着“琼亲启”。我知道，父亲在那些信里描绘了高原的星辰、哨所的风雪，有时也会提一句想念家里的饭菜，想看我叽叽喳喳的模样和母亲的笑容。这些朴实的文字，带着父亲的思念，越过千山万水。母亲读信时眼角总微微湿润，嘴角却带着笑意——那是她对父亲的念想，也给她坚持下去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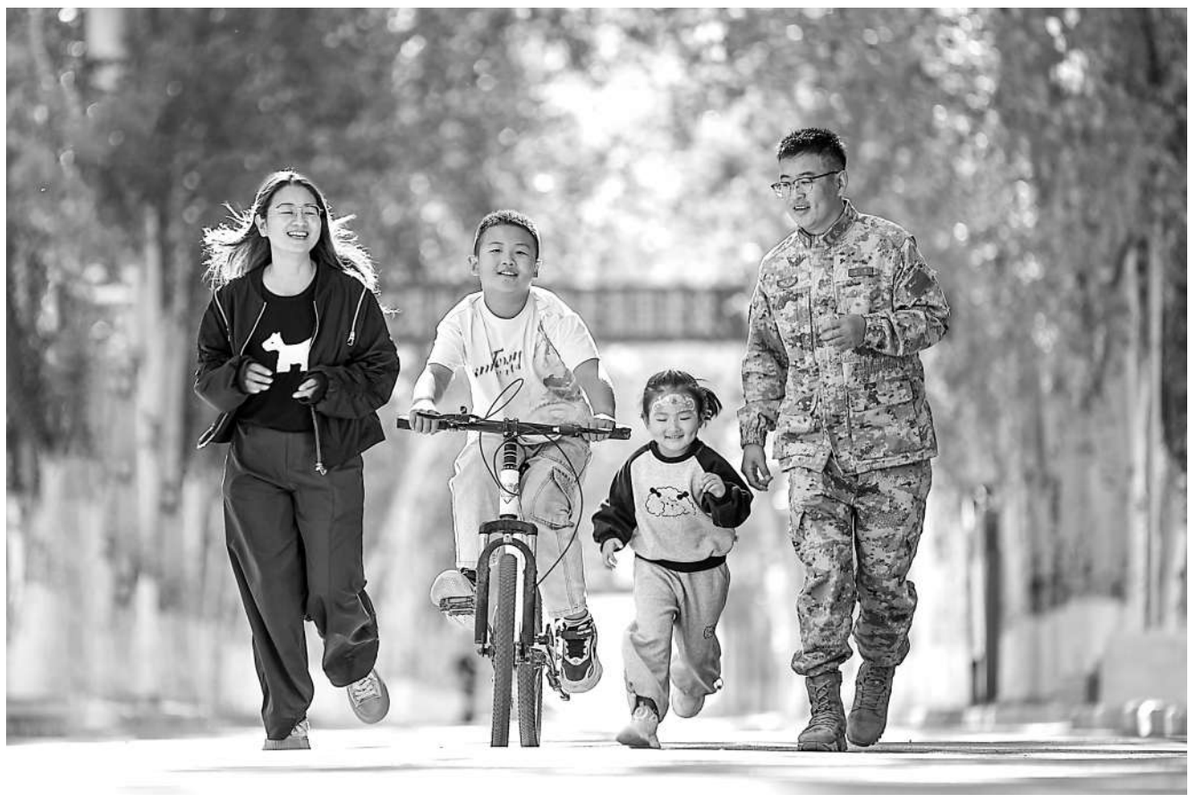
高考后，我填报了军校，最终如愿穿上和父亲一样的军装。新训第二周，我与父亲接通视频。他看着我剪短的头发、晒黑的脸，笑着调侃：“还挺酷。”我乐了，说：“跟你一样！”我看着屏幕里他眼角的笑意，清楚那句玩笑里藏着他没说出口的心疼与骄傲。军校几年，我咬牙坚持、褪去稚气，只想成为像他一样踏实、坚定的人。

毕业分配时，我主动申请赴边，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奔赴喀喇昆仑。起初母亲一再劝我，说女孩子不必去那么艰苦的地方；父亲也只是沉默。我懂他的意思——他不愿我再吃一遍他当年吃过的苦。我却忘不了那镌刻在记忆里的雪域边关。

高原驻训远比我想象中更艰难。初到高原，缺氧带来的闷胀感挥之不去，夜里睡得浅，很容易在凌晨醒来。跟着分队到预定点位采集信息，强烈的紫外线下，干燥的风刮过脸庞。日复一日的疲惫让人情绪消沉。等到夜色落下，抬头就能见到干净的星空。星星密密匝匝的，离人很近，安静地悬在雪山上方。每每这时，我的心底总会浮现当年父亲踏雪巡边的画面，风掠过雪山，依旧凛冽，却似乎不再寒冷。

如今，我已经从那个在和田的风沙里等候父亲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在喀喇昆仑风雪中坚守的军人。我走过父亲的路，守着他曾守护的山河，把牵挂与责任，守成了血脉里的传承。

家庭秀



哥哥骑着车
迎风奋力向前
妹妹在后面追
蹦蹦跳跳满心喜悦
微风拂过发梢
暖阳洒在脸上
宝贝们
尽情玩耍吧
我们始终在你们身后
看你们欢乐开怀
便是这平凡日子里
温暖的幸福

杨永康配文

定格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三级军士长杨涛的家人来队探亲。图为杨涛与家人共享休闲时光。

加苏尔·艾来提摄

故乡情思

桃林岁月

■林凡琪

休假回家那天，浙江的夏天还没走远，风里仍带着海水的潮气和桃子的甜香。我沿着村里的小路往山上走，脚底踩过几片早落的桃叶，发出细碎的声响。这条路我早已走过无数遍，小时候是外婆牵着我一起走，如今是我一个人慢慢走。

转过山坳，外婆的那片桃林就出现在眼前。桃树已不是我幼时记忆里高耸入云的样子，它们此刻在我眼里显得低矮、安静，枝干被修剪得粗壮而温顺。桃子沉甸甸地垂着，粉里透红，把枝丫压成一道道弯弯的弧线。外公外婆正在林子里忙活，一人挎一个竹篮，动作慢慢的，不像从前那样利索了。望见我，外婆先是一愣，然后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哎呀，囡囡回来啦？快来尝尝，今年的桃儿甜。”

我接过外婆递来的桃子，在衣襟上蹭了蹭，一口咬下去。清甜的汁水漫过舌尖，熟悉的味道一下子把我拉回了很多年前。

小时候父母工作忙，外公外婆专程从农村赶到城里来照顾我。那时候外婆带我去公园玩，回来的路上总要买个桃子给我解馋。我举着桃子啃得满脸汁水，外婆就在旁边笑，笑着笑着又说一句：“这个没咱家种的好吃。”我不服气，说买来的桃子又大又圆，怎么会不好吃。外婆也不争辩，只摸摸我的头。后来我才明白，她是心里还牵挂着自家的桃林。

外公外婆年轻的时候，都想当兵。外公说，那年公社来征兵，他和外婆都报了名，可惜名额太少，未能如愿。两个人最后都没有走出这片山海之间的村子，只好把日子种在了桃林里。

我没见过他们年轻时的样子，但我记得小时候的桃林，觉得那是一片好大的天地。高高的桃树连成片，花开的时候，满山像飘着粉白的云，花落后就结出数不清的桃子。外公外婆在林间穿梭，腰杆挺得很直，挑水、施肥、剪枝，什么活儿都干得利落。我跟在后面，觉得很是神气。

多年以后，当我穿上军装，站在大连的海边时，才明白他们当年的心。大连的海和家乡的海不一样。家乡的海水是温软的，带着江南的氤氲，浪尖上像蒙着一层薄雾；大连的海水则很冷、很蓝，蓝得发黑，浪打在礁石上，碎成白花花的一片。海风从北边刮过来，冷到人骨头缝里。刚到部队的那些日子，我想家想得厉害，想家乡软糯的吴语，想外婆做的饭菜，想那片桃林里的香甜。

可我不敢跟家里说这些。电话里，我假装轻松地聊着。外婆却听出来了，沉默了一会儿，说：“囡囡，当兵肯定要吃苦，你要好好干。”末了又补一句：“要不，给你寄点家里的桃子？”

我连声说不用。我知道，外婆年纪大了，摘桃装箱的过程太折腾。可外婆不听，隔几天就催着外公挑了一箱好桃寄来。那箱桃子到了连队，打开时还带着浙东山间的露水气。分给战友们吃，一咬，汁水就溅出来，甜得战友们直咂嘴：“咱外婆外公的桃儿太甜了！”

吃完外婆递来的桃，我走过去想帮他们摘桃子。外婆不让我上树，怕我摔了。我就站在树下，把她够不着的桃子轻轻摘下来放进竹篮里。她仰头看着我，眼睛里有种说不清的光，像看当年的外公，也像看那个没能当上兵的自己。

走的那天，外公外婆又装了一袋桃子，要我带上。我说部队超市里也有桃子卖。外婆却硬将桃子塞进我的箱子，说：“味道不一样。”我拗不过他们，只得将桃子一路从浙江拎到辽东。回到连队打开行李箱，桃子的香气混着海风扑面而来，那味道里藏着一整个夏天的阳光。

我知道，外公外婆的腰弯了，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挑着担子在林间健步如飞，可他们对我的爱却像桃树枝头的果子，一年又一年地挂下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沉沉地坠在我心头。

站在大连的海边，海风依然冷，海水依然蓝得发黑。可我总能尝到熟悉的味道，清甜绵软，来自浙东的山间，来自外公外婆的心头。那片桃林，是我此生走不出的故乡。

与我有关的记忆

■张 滨

说句心里话

前段时间，妻子在微信朋友圈分享我们结婚纪念日的感受。我点进去仔细翻看，突然发现，妻子的朋友圈动态并不多，但几乎每一条都与我有关：有孩子生日时我们一家的合影，有我送给她的礼物，还有我休假时和她一起出游的照片……看着这些，回忆如潮水般涌上我的心头。

记得刚得知妻子怀孕后的那段时间，我随之转变角色，切菜、做饭、煮汤……系上围裙，在厨房里一点点摸索学习。我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甚至差点烧煳了锅，到后来也能像模像样地端出几道她爱吃的家乡菜。看着她吃得开心，我便觉得一番劳碌都值了。

很快，妻子有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孕吐极其严重，闻不得一丝油烟味。若是我在烹饪时没关好厨房门，让油烟味飘出，她便会立即捂住嘴巴，冲进卫生间剧烈呕吐。那段时间，她几乎吃什么吐什么，睡觉也睡不安稳，原本红润的脸庞日渐消瘦。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不得替她担下这份辛苦，却只能变着法子哄着她吃几口。

正当我努力适应准爸爸的角色时，紧急出海的通知打破了我们平静的日子，我只能拜托隔壁的嫂子多关照妻子。

出发那天，风很大。妻子强忍着不适送我出门，反复叮嘱我：“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妻子断断续续向我“汇报”家中情况。她告诉我隔壁嫂子经常送饭过来，自己的胃口也比之前好了许多。虽然隔着屏幕，但只要知道她“今天没怎么吐”，我悬着的心就能稍微放下一些，连呼啸的海风仿佛都变得温柔了。

熬过了前三个月，妻子的孕吐终于有所缓解，胎儿的情况也趋于稳定。趁着休假，我把妻子送回老家安顿好，想着有父母照顾，我才能真正安心。

然而，妻子最擅长“伪装”。尽管有父母的帮衬，妻子也常顾念“公婆年纪大了”，尽可能自己多承担一点。凡是让我忧心分神的事，她都悄悄瞒下。每次通话，她告诉我的永远都是“家里挺好，你安心工作”，而我常常是后知后觉。一次休假回家，看到妻子眼底的疲惫，我才知晓那段时间有多艰难，内心的愧疚像冰冷的海水向我袭来。

一次任务期间，归航时间不断延期，我的手机全程无信号。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子，一直没收到消息，有些坐不住了。后来，办公室的战友告诉我，妻子常常打电话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战友只能一边宽慰她，一边说等我回来就马上回复消息。我这才知道，妻子在新闻上看到海上有台风，因为担心我的安危，她整日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作为一名海军战士，我常年与海浪为伴，而妻子的眼里，满是我这个远航的人。一次次看似微不足道的电话，都温暖着我远航的归途。我知道，海风再大，大不过彼此的牵挂；距离再远，隔不断相守的真心。

时间如水缓缓流淌。如今，只要条件允许，我尽量每天和家里保持通联，妻子也习惯了这种联络模式。我常常说妻子不经念叨，有时我正想着她，她的电话就来了。若是她没给我打电话，或是时间迟了，我心里便像缺了什么似的，空落落的。我想对妻子说，有你在，真好。